

# 張作霖新傳

(上)

● 郎萬法 (大學教授·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)

## 三宅三怪橫蠻罪過

七十多年前，筆者孩提時代在北方，鄉黨中嬌子、大娘，常嚇唬哭鬧不聽話的小孩，喊一句：「紅鬍子來了，再哭，就叫紅鬍子把你抓去。」足見紅鬍子在北方尤其東北，為害之深，猖獗之甚，多麼厲害，使得小孩都會聞名喪膽。所謂紅鬍子，就是土匪，又由於打家劫舍多數騎馬，也稱馬賊。至於為什麼叫紅鬍子，也許鄉下人看野台戲，扮壞人當強盜的演員，有的戴紅鬍子，就這樣延伸而來，也說不定。

(上) 傳新霖作張

迨後剛懂事時，鄉間貧苦幼童，拿黃曆當畫報看，因為裡面有繪圖以及人物肖像，這些人物大多數穿軍裝戴白纓軍帽，手握軍刀很神氣的樣子，雖然註有姓名，如：張作霖、張景惠、張作相、湯玉麟、吳俊陞、萬福麟等，只知道是些人像照片而已，究竟是幹什麼的，懵懵懂懂，不清楚。小心靈只想長大之後，也戴白纓軍帽照相。稍長，才知道黃曆上肖像多半是綠林出身，風雲際會而

當上軍頭。當年有兩句順口溜：其一「要當官，先當鬍子，再招安。」其二「白了頭髮，掉了牙，沒有見過紅鬍子開著隊伍打鼓吹號來駐紮」。

及長，懂得用鈔票時，聽大人講，中日有過甲午戰爭，我國北洋艦隊全軍覆沒，丁汝昌指揮官自殺在威海衛劉公島。又有日俄之戰，俄軍在旅順外圍挖掘戰壕，阻擋日軍，日本為攻佔旅順，乃木指揮官命令日軍前仆後繼，往戰壕裡跳下送死，前軍填滿戰壕，以人代橋，後軍馬隊衝過人橋，用人海戰術衝鋒陷陣，終於佔領海軍要港旅順口。這是日俄外國人在我國疆土上作戰鏡頭之一。對國人來講，真是奇恥大辱。日本乃木大將出征前賦詩一首：

「男兒立志出鄉關，若不成名誓不還，埋骨何須桑梓地，人間到處有青山」。結果，由於日軍死傷慘重，乃木引咎切腹自殺。俄國戰敗，俄國發行的羌帖（道勝銀行發行的鈔票）因而一落千丈，手存羌帖的我國東北人民，等於受到槍傷，所以又稱它為槍帖

。後來奉票（張作霖控制下東三省官銀號發行的鈔票）由於連年入關作戰也逐漸貶值，最後用來當廢紙糊牆。只有毫洋、銀圓以及老頭票（日本正金銀行發行的鈔票）還值錢。幣制紊亂，金融失調，吃虧的是老百姓，只好舉首無語問蒼天。

再大一點時，道聽塗說，耳濡目染的就更多了。

首先聽說：「他媽拉個巴子是免票，後腦勺子是護照」。這代表奉軍（早年遼寧省叫奉天省，瀋陽市就稱奉天，張作霖坐鎮奉天，一般人將東三省軍隊統稱奉軍）軍紀蕩然。「他媽拉個巴子」，是東北大男人口頭禪，也是一種罵人話。東北有三寶：「人參、貂皮、烏拉草」也有三怪：「窗戶紙糊在外，養的孩子吊起來，十八歲姑娘口叼旱烟袋」。「後腦勺子」東北人習俗嬰兒時四肢綁起來，直挺挺躺著，放在吊起來的搖籃裡，這是三怪之一，由於嬰兒骨軟，經過一段時間，便形成後頭平凹。東北軍人搭火車向不買票，列車長檢票時，遇上軍人，阿兵哥

就對上一句：「他媽拉個巴子，看看我的後腦勺子，還敢跟我要票！」這表示我是奉軍，如假包換。如此蠻橫，罪過，罪過。

### 兩張一萬軍歌小調

還聽說，有一封淋漓盡致的電報：「親家雖親，不如你親，你就是俺（我），俺就是你，打不打下你，你說怎麼辦，咱就怎麼辦」。這段情節，話說，第一次直奉戰爭（過去河北省叫直隸省，「直」代表曹錕部隊，「奉」代表張作霖軍隊。曹錕的軍隊統由吳佩孚率領指揮）。雙方交兵前，吳佩孚的隊伍一部分駐紮山海關，張作霖的奉軍要進關，並衝著直軍而來。在這之前，張作霖第四子張學思當年才六歲，與曹錕第六女訂過婚，張、曹兩家是兒女親家。吳佩孚當時要阻止張作霖隊伍入關，明白點說，要不要向親家開火，吳佩孚爲了慎重，乃電報向曹錕請示辦理。曹錕見電報，立刻叫師爺回電，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」，可以看著辦。而師爺們卻在搖頭擺尾，字斟句酌在作文章。曹錕見狀，邊罵邊說：「兩軍陣前那有時間等你們搖頭擺尾，聽著，我來說，你們快寫，趕快發出」。因而才有上述那段真情流露粗獷名句。

說起吳佩孚，倒是有兩下子，第二次直奉戰爭若非馮玉祥倒戈，在他指揮下，也不一定被張作霖隊伍戰敗。他治軍很嚴，秀才出身文筆也不錯，筆者曾親身聽過吳佩孚撰

寫的軍歌，由老總（士兵土稱）操兵齊唱：「軍人首重服從，命令何等森嚴，討有兵丁億萬，何抵周臣三千，一心同德，勝敗昭然，切忌蔑法，任意抗玩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……」。

還有，直奉戰爭中，當兵的厭戰，所唱的小調，大有霸王別姬四面楚歌的味道。在戰場裡他們用蘇武牧羊曲調來唱：「直奉交戰起風波，兵伐山海關，大砲響連天，有飛機丟炸彈，空中冒青烟，夜晚躡戰壕，凍的打戰戰，盼天天不亮，心如滾油煎，奉勸二軍停戰，各回各的營團。血戰數日多，屍骨堆成河，傷的傷，餓的餓，有苦向誰說……」

當初內戰，細想起來，爲何而戰，還不是都是爲主子爭地盤而戰。士兵真可憐，何苦又過了一段時間，民間流傳一副對聯的上聯：

「本莊欲滿清平，打出兩張一萬」。

好像搓麻將本人做莊想和餅子清一色，把多餘兩張一萬打出。實際是說，張作霖被炸前，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，想把張作霖、張作相，「二張」，以及另一位「一萬」熱河省長萬福麟，都打走而成立清平的滿洲國。實情實景，寓言麻將，真是神來之筆。

這多年來，寫張作霖的很多，談張作霖的更多，有關張作霖軼聞趣事，到現在仍舊

津津樂道。可是，正史也好，野史也罷，他在清末光緒年間，何以當上紅鬍子土匪，怎麼又能在民國初年當上東北王，後來又爲什麼有兩次直奉戰爭，然後又怎會當上北洋軍政府類似元首的陸海軍大元帥，九一八事變前，日本關東軍又幹麼處心積慮在皇姑屯炸死他。這一切，一般人都是略知梗概，寫的人，說的人，也都一知半解，語焉不詳。筆者爲了打破沙鍋問到底，上天下地，鑽研很久，謹將一得之愚，不揣譎陋，逐項臚述於次，以饗中外讀者。

### 流傳各地兩句民謠

雜亂無章與揚長而去，本是普通流傳民間的通俗用語。自從東三省易幟前後，先是張作霖與吳俊陞等被日本關東軍炸死；後有楊宇霆與常蔭槐被張學良命令部下處死；於是乎，這兩句成語卻演變成了「炸濫吳張」與「楊常二去」竟變成了流傳在東北各地好一陣子的兩句民謠。好像一切都是冥冥中註定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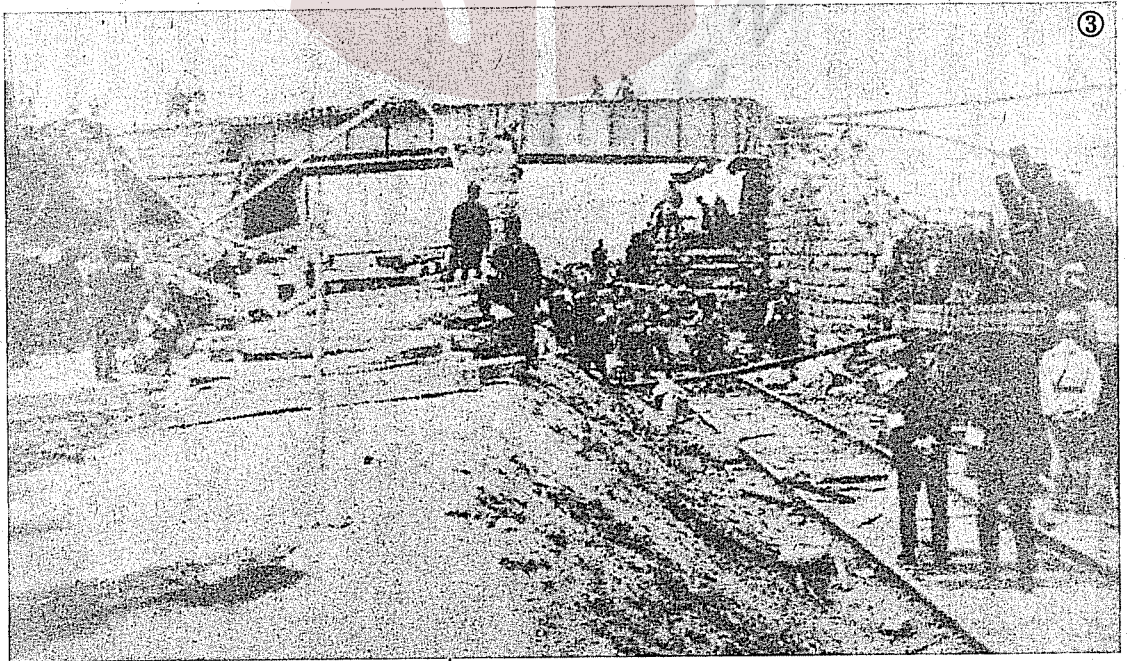
「炸濫吳張」是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六月四日凌晨五點多鐘，張作霖出關專車剛到皇姑屯南滿鐵路與京奉鐵路立交橋下被炸。吳俊陞當場死亡，張作霖運回帥府上午十時左右才斷氣。從此，表示張作霖老帥權勢終結。「楊常二去」是在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一九）一月十日晚間七時以後，二人被邀而來，在帥府儀門內主幢樓下客廳裡，落座



### 炸濫吳張楊常二去

被張學良命令處死的：①東三省兵工廠督辦楊宇霆，②黑龍江省長常蔭槐。

③皇姑屯三洞橋炸車現場，共炸死五十三人，內有張作霖及黑龍江督軍吳俊陞。



不久，即被張學良內衛持槍打死，然後用地毯包起，抬到東花園，不久再移到姜公祠停放。這表示張學良少帥從此權勢崛起。

吳俊陞當時是黑龍江省督軍，因為說話不清楚外號叫吳大舌頭。聞訊，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，由於蔣介石北伐軍節節逼近，決定撤兵出關，並發表通電：「國事悉聽國民裁決，：所冀中華國祚不自我而斬，共產亦化不自我而興：」。吳俊陞雪中送炭，間關兼程來到山海關迎駕，爲了運籌帷幄共商大計，並連袂同車而返奉天，以示甘苦同嚐。孰料正應了江湖上一句義氣話，「不能同生，但願同死」。卻在當年慈禧老佛爺所乘御用車廂內與張作霖一同被炸。在張作霖統馭下赫赫有名屹立不墜的舊派軍頭中，如張景惠、張作相、湯玉麟、吳俊陞等，只有吳俊陞不是紅鬍子，而是正式行伍出身，十七歲就當兵。其餘的，好漢不怕出身低，都是土匪綠林豪傑。

### 父子二人同日死生

張作霖離京出關那年，應該是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六月二日深夜，到北京車站送行大員爲首的是軍政府總理潘復以及楊宇霆、孫傳芳、張學良等。俟列車開動，大隊人馬各自回府後，已經六月三號凌晨了。張作霖專車到達天津，又是一番恭迎景象，爲了布署，在天津又逗留些時，傍晚再度起程向山海關進發。三號晚上，張學良看見吳俊

陞留守在北京的公子吳泰勳請神扶乩，張學良也湊上去請問乩壇告知大帥行止，乩壇立刻寫出「大帥歸矣」。當時在場人員都莞爾一笑，誰不知道大帥歸去。嗣後少帥得知六月四日凌晨大帥被炸歸天的消息後，才恍然大悟，乩壇上「大帥歸矣」原來如此。更有巧合者，那年六月四日正是陰曆四月十七日，那天也正是少帥張學良二十八歲生日。造物弄人，爲什麼叫張氏父子二人同日死生！從此，張學良不再言壽。這也是他孝思的寫照。張學良人稱少帥，一般人以爲他老子當過大元帥，拍馬而相對稱他兒子爲少帥，非也。少帥之由來，可從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六月份直奉戰爭兩位當事人，一位吳佩孚，一位張作霖，在北京捐棄舊嫌化敵爲友，合好會晤，旨在研究攻打雙方討厭的馮玉祥。

蓋馮玉祥原爲吳佩孚部下，因爲有馮玉祥倒戈，第二次直奉戰爭，吳佩孚才戰敗收兵。郭松齡原是張作霖的人，因爲有馮玉祥從中唆使，叫郭松齡反奉，那一次張作霖險些完蛋。雙方目標一致，能打败馮玉祥，方洩心頭之恨。馮玉祥當時根據地在察哈爾省張家口市，居庸關、南口，也是馮部盤據之地。當年之八月張學良率部攻佔南口，吳佩孚龍顏大悅，等於替他報了一箭之仇，爲鼓勵士氣，酬庸張學良，乃向北京政府杜錫珪國務總理申請頒給張學良爲良威將軍並加「上將銜」，那年張學良才廿六歲，可謂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上將，雖非絕後但屬空前，所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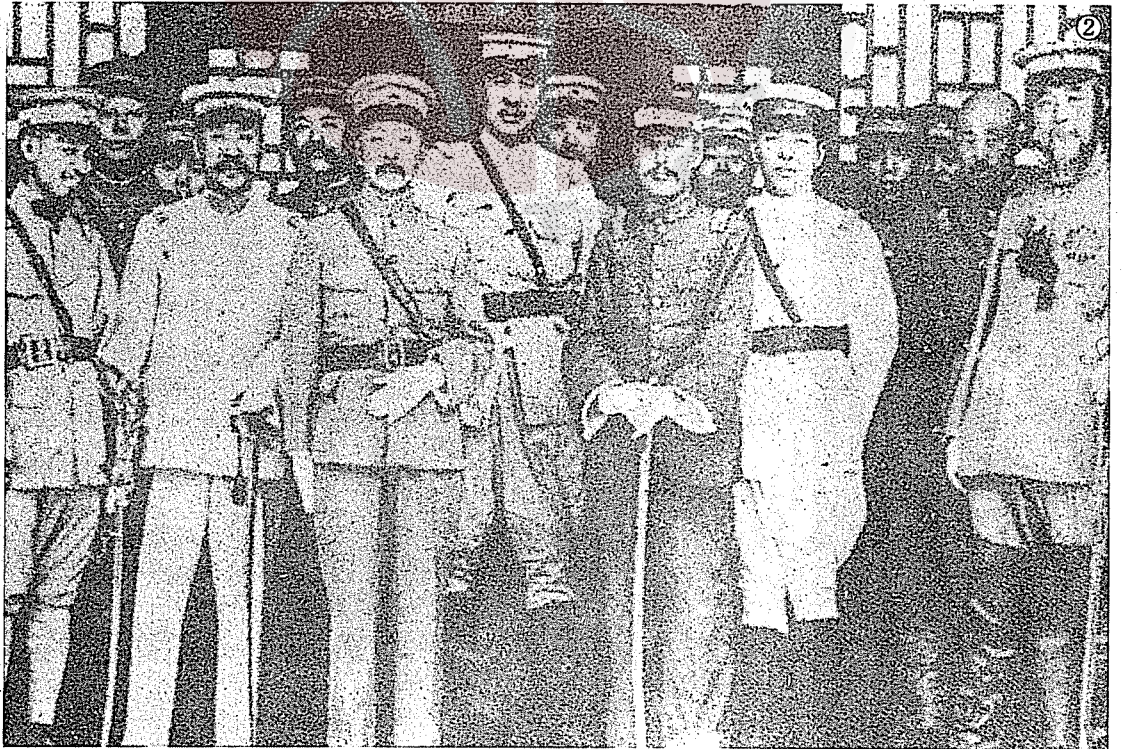
普稱少帥，其來有自。以前有副對聯：「朱培德培朱德培德缺德；張學良學張良學良尚良」。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易幟，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和平通電，乃張學良政治生命頂點，真像一人之下萬人之上。張學良字漢卿少年有爲乃漢卿張良也。

楊宇霆字鄰葛，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生，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死，享年四十四歲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。身材矮胖，其貌不揚，但八面玲瓏，深諳厚黑學，善於交際，懂得權術。本來字「凌閣」，後改「鄰葛」，旨在想與諸葛武侯共比高，迨張作霖死後，子繼父業，張學良不是阿斗，他也未能鞠躬盡瘁，反而有「篡位」之嫌。早期在張作霖任第廿七師長時，楊爲參謀長，這段期間裡爲驅逐段芝貴，趕走馮鄰閣，在統一東北過程中，倒是貢獻頗多。尤其在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）與段祺瑞愛將徐樹錚合謀，在秦皇島截取北京政府馮國璋自日本採購之軍械，直放關外，供張作霖佔有，這一著棋子，頗獲張作霖青睞。後來又擔任江蘇省督辦，兵工廠總辦，第四方面軍團長，在奉系中，的確舉足輕重，因此，也就不安於位了。常蔭槐吉林省梨樹縣人，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在奉天法政學堂畢業。先在黑龍江省許蘭洲部隊任軍法官後來遞升處長，許氏垮台後，經李景林轉薦給張作霖，爲人精明，處事果斷，頗爲張作霖賞識，張氏出掌北京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時，常氏爲軍法執



②一九二八年張作霖（左三）張學良（右四）在順承王府接見吳佩孚（右五）。

①任清軍巡防營統領時的張作霖。



行總監兼京奉鐵路局局長，嘗親自名列車上帶著執法人查票，遇到「他媽拉巴子」是免票，後腦勺子是護照」的蠻橫軍官，動輒拉出車外，在月台上就地槍決，以儆效尤。他對東北交通整頓，功不可沒唯私心很重，遍佈黨羽。最後任黑龍江省長時，與楊子雲沆瀣一氣，名義上為保護森林安全，組織興安嶺山林警備隊，實則招兵買馬擴充實力，不能等閒視之。

楊常二人雖然死於非命，照當時環境，卻也罪有應得。楊常二氏堅決反對東北易幟是事實。站在官樣文章上，他們有三大罪狀：(一)灤東五縣不肯交出，(二)平奉車輛擅不放行，(三)灤東撤兵堅持異議。

所謂灤東五縣，指灤河以東，迄山海關為界，屬於河北省管轄縣份，既然和平統一，應該歸還河北，且要撤兵，不能抗拒。車輛擅不放行乃指扣留各路局車皮五千四百多輛，車頭好幾百個。不交，用心何在？這真是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楊常二人也曾申通向捷克私購軍火，並將兵工廠槍械子彈未經張學良核可，私下運到黑龍江省山林警備隊儲存。在這中間，楊氏與桂系白崇禧也密謀推翻張學良。同時，在張學良統率部隊撤回關外時，常氏將京奉沿途機車加水塔摧毀，使機車無法前進，旨在阻礙大軍歸隊。他們才能趁虛行事。

## 人頭朝上決心殺掉

另外，在張作霖被炸前後，蛛絲馬跡，無不可疑之處。當張氏被炸時，喊了一句：「一定是小日本王八蛋幹的」。運回帥府，未嘸氣前，最後一句話：「先不要告訴小六子」（張學良乳名叫小六子），可是在壽夫人（張氏第五夫人）電話通知小六子之前，楊子雲在北京先對少帥講：「老帥出關，可能出問題了」。反問消息來源，楊稱：「法國大使館說的」。其實是日本使館透露消息。再有，常蔭槐原本與大帥同車回奉，卻在被炸前一站下車，等皇姑屯站車輛被炸，他再趕來，料理後事。

幾經研判，張大帥之死，他二人不是同謀，起碼隔岸觀火！樂觀其成。對楊常二氏來說，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。蓋大帥不死，他們永無出頭之日。在張學良來說，多少帶點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

自從大帥死後，楊常二氏對小六子，更加有恃無恐，在他們眼睛裡，少帥既年輕又無能，整日價吸食鴉片烟，打打嗎啡針，乃扶不起的「阿斗」，也壓根不想扶持，因而有「逼宮」之舉。

平時對談，也是輕視口吻，「小六子或司令官兒或小伙子我告訴你，你不懂，你不要管」。一派長輩自居。張學良曾設想接近楊氏，授意于鳳至（張學良夫人）備厚禮寫蘭譜，想與楊氏如夫人義結金蘭，互為姊妹。結果遭楊氏拒絕，回應，輩份不對，一切退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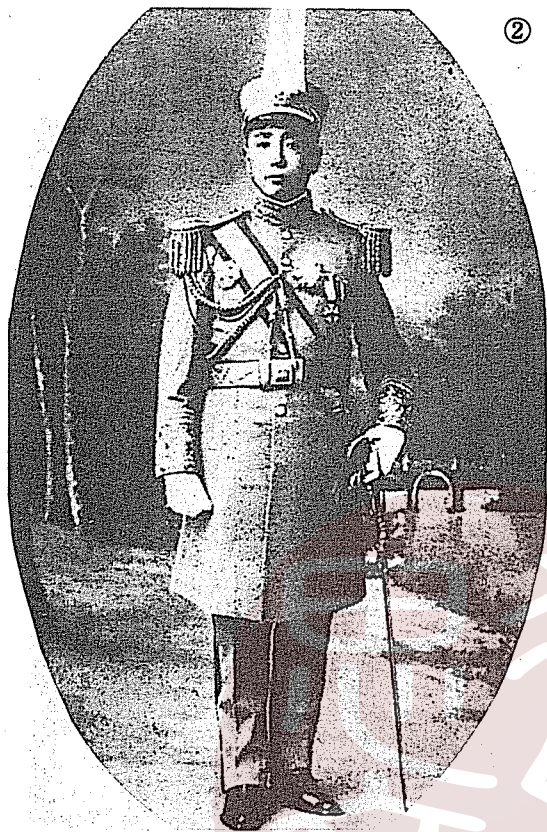
所謂「逼宮」，係楊常二氏唱雙簧，先由楊子雲逼張學良撥發二千萬圓給兵工廠，用為償債過年。張學良令常蔭槐在各路局籌措，答稱：「儲備自用」拒繳不付。暗示小六子下台鞠躬可也。就在這個當口，楊氏為「封翁祝嘏」，文武百官咸集楊府，以示煊赫，入席時讓前任直隸督辦褚玉璞座首席，叫小六子敬陪末座。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張學良只好退席。

所謂「小六子」可能是「留子」筆誤，少帥少年體弱，被送到廟裡做「跳牆和尚」，以求健康。跳出牆後，有人特意喊：「小留子」叫白了，便成小六子。

在壽宴之前，老帥舊屬對少帥說：楊常訂於一月十二日舉事，發動叛變，先殺少帥。一月九日舊屬又來敘述種切，並稱宜先發制人，經過一番沉思，從口袋裡掏出銀圓一枚，向空中拋出，口念：「若背面朝上就殺掉，正面朝上，就逮捕，連扔兩次皆背面朝上」。

于鳳至一旁提醒說，可能背面重，換個想法看看，第三次卻為正面朝上。自付，天意不可違，常諺說：勝者王侯，敗者囚，因而決心處決。張學良與楊常之間，貌合神離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壯士斷腕，良有以也。

從此，少帥也決心戒除烟毒，面對現實，重整江山，不負老父在天國所望。（未完待續）。



①任安國軍政府大元帥時的張作霖。  
 ②任民國陸軍第二十七師師長時的張作霖。  
 ③作者即萬法夫婦在遼寧瀋陽張作霖帥府前留影，背景為張作霖親筆題字。

